

中国曲艺文库

相声史话

姜昆

◎ U Y I • 高玉琮 刘雷 著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百花文艺出版社

中国曲艺文库

姜昆
著

相声史话

◎ 高玉琮 刘雷 著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相声史话 / 高玉琮, 刘雷著. -- 天津 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18.1

(中国曲艺文库)

ISBN 978-7-5306-7431-4

I. ①相… II. ①高… ②刘… III. ①相声—曲艺史—中国 IV. ①J82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90001号

选题策划: 刘 勇 魏志强 封面设计: 蔡露滋
责任编辑: 马 畅

出版发行: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: 300051

电话传真: 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室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: <http://www.baihuawenyi.com>

印刷: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字数: 170 千字

印张: 7.375

版次: 2018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8.00 元

讲的是故事，谈的是相声

姜 昆

相声作为我国的民族传统艺术，在近六百个曲艺曲种中普及最广、影响最大、从业人员最多，同时也是我国特有的民间喜剧表演形式。著名曲艺理论家王决曾说，相声艺术“可溯之源长，可证之史短”。先秦时期的古优以及古代寓言、成语为相声积淀了众多笑话素材，从古优传承和发展而来的唐代参军戏、宋代滑稽戏等为相声提供了“咸淡见义”的行当关系以及诸多艺术手段，“叫果子”“商谜”等孕育说唱艺术的百戏技艺，“说诨话”“砌话”等“谈论古今，如水之流”的说话艺术，就连“市人小说”也不乏喜剧性或讽刺性篇什，这些都为相声艺术提供了反映生活的喜剧色调和诸多表现手段。由此可见，相声艺术可溯之源十分久远。

相声自诞生起，虽然逗乐了无数观众，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

活,却一时鲜有人进行研究。原因何在?因相声在诞生之初是以撂地形式演出,内容更是良莠不齐,甚至有人认为说相声就是要贫嘴,胡说八道,会污染人们的心灵。所以,即便是那些被相声逗笑了的文人们,也不会为相声写文章,更不会去研究相声的方方面面。

在相声诞生多年之后,才出现了关于这门艺术的书面介绍。清宣统二年(1910)于天津刊印出版的《也是集续编》里,作者英敛之提到了相声:“其登场献技,并无长篇大论之正文,不过随意将社会中之情态摭拾一二,或形相,或声音,模拟仿效,加以讥评,以供笑乐,此所谓相声也。该相声者,每一张口人则捧腹,甚有闻其趣语数年后向人述之,闻者尚笑不可抑,其感动力亦云大矣。”这段文字虽然简短,但已抓住了相声的特点:相声是短篇;相声反映的是社会情态,并对其进行讥评;相声是逗笑的。

应该说这是民国时期对相声艺术最精准的介绍,可以看出作者是经过了缜密思考的。

说起相声的研究,一大重点就是对相声历史的考察。在这方面已出版的著作有侯宝林、薛宝琨、汪景寿、李万鹏的《相声溯源》,王决、汪景寿、藤田香的《中国相声史》,倪锺之的《中国相声史》等。今天,高玉琮、刘雷的《相声史话》出版,仍然是对相声史的讲述。但这本书与前几部有所不同,它是以讲故事的方式展现中国相声艺术的历史,其中大多是相声艺人表演和生活中的逸事。所谓逸事,并不是虚构,而是在现实中发生过,却不适合写入正史的故事。所以,用“史话”讲史,也可以看成是对正史的注释。

这本《相声史话》的特点是容量大,从过去一直讲到今天,大多是鲜为人知且耐人寻味的故事。

在相声艺术的历史上,相声作家得到的关注较少。作为一门

综合性的艺术，相声集合了文学、美术、音乐、舞台表演等元素。从文学角度来看，戏剧的冲突，小说的叙述、描写和评论，诗歌的抒情方式和韵语节奏，杂文和散文的自由结构和犀利笔锋等，都被融汇在相声的叙事观念和叙事方式之中，所以说，文学性是相声表演的基础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相声，如今被称为传统相声，这些段子或是个人所作，或是集体创作，遗憾的是，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段子已不知原创归属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现了数以千计甚至万计的新段子，它们绝大多数都有署名，其中不乏优秀的相声作家。这本《相声史话》也讲述了相声作家们的许多逸事，记录了他们的创作经历，可以说弥补了正史的空白。

高玉琮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曲艺理论家、评论家、作家，大半辈子孜孜不倦地研究、创作曲艺，对曲艺事业满腔热忱。刘雷是高玉琮先生的弟子，作为专业曲艺理论工作者，他在曲艺研究方面也颇有成就。感谢这对师徒为相声艺术的进一步普及献上了这部作品。祝两位为我国曲艺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。

目 录

开头的话 / 001

第一章 铺垫 / 006

- 一 此处不养爷,自有养爷处 / 006
- 二 说笑话也能挣大钱 / 012

第二章 开山 / 020

- 一 八大怪 / 020
- 二 圆粘儿 / 023
- 三 凡人不凡 / 027
- 四 传承伊始 / 030

第三章 怪事 / 036

- 一 相声被禁 / 036
- 二 相声早期的传播 / 039
- 三 不得不说的春典 / 043
- 四 相声谚语在相声艺术发展中的作用 / 053

第四章 挣扎 / 062

- 一 “狗尿苔”吃大粪 / 062
- 二 张寿臣被软禁 / 066
- 三 李德钖之死 / 070

第五章 清门与浑门 / 074

- 一 清门相声 / 074
- 二 浑门相声 / 085
- 三 不得不提的“荤相声” / 091
- 四 清门相声与浑门相声的合流 / 095

第六章 场地 / 098

- 一 建自己的园子 / 098
- 二 连兴与声远 / 103
- 三 启明茶社 / 115
- 四 晨光茶社 / 121
- 五 阔旺相声社 / 125

第七章 产业 / 129

- 一 相声是产业 / 129
- 二 “添产业”最多的人 / 139
- 三 产业的壮大 / 150
- 四 新相声是什么样子的 / 155
- 五 歌颂型相声的开山鼻祖 / 160
- 六 坐飞机赶场说相声 / 163
- 七 写相声的人 / 168

第八章 “战斗” / 174

- 一 义演之先河 / 174
- 二 抗日相声 / 177
- 三 拿日本侵略者砸挂 / 184

第九章 研究 / 195

- 一 最早登载“相声”二字的报刊 / 195
- 二 侯宝林挑头 / 202
- 三 研究相声的几位大家 / 212

后记 / 224

开头的话

相声是什么？

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，相当多的人说：相声是玩意儿，是地上的玩意儿，是俗得不能再俗的玩意儿，是博人一笑的玩意儿。

甚至有人说：相声是下三烂的玩意儿。在相声表演中，诸如“你是我儿子，我是你爹”云云的确不少，说它是下三烂的玩意儿，好像也没错。无论按哪种说法，倘若相声被认准了是玩意儿，那说相声的就注定是下九流了。

没错，相声本来就是撂地表演的玩意儿，甚至有些俗不可耐。对于不少相声艺人来说，猥琐、龌龊，明的、暗的，一句话——荤的，张口就来。因此，想说它不俗，想甩掉“下三烂”的恶名，难矣！

没错，相声是博人一笑的玩意儿，可关键就在这博人一笑上。有这么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——笑比哭好。拉人力车的、缝穷的、垒墙上屋顶的、用刨子锯子打棺材的……苦力们劳累了一天，或许

正是因为听相声时的一笑，疲惫不堪才变成了轻松愉悦；而有些人玩命忙碌了一天，换来的几个儿子却填不饱一家老小的肚子，听了相声或哈哈或嘻嘻一笑，至少在笑的那一刻，心里的烦恼被“驱逐出境”，这“境”当然是指心境。

所以说，相声这玩意儿——有功！

又岂止食不果腹、衣不遮体的人，大帅张作霖、少帅张学良，这对父子是声名显赫的大人物，他们也常邀请艺人进府说相声，李德钖、张寿臣、陶湘如，都没少进过大帅府、少帅府。这些堂会请相声艺人，恰恰也是为了一笑。

从相声诞生那天起，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十而百、百而千、千而万、万而几十万，就像一个雪团，越滚越大。这个行业的发展似乎又和诸多社团差不多，不同的是它没有什么纲领、宗旨，只是逗笑而已。

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，翻身后成为国家主人的人们似乎一下子觉悟了，认为相声这俗玩意儿不能再听了。的确，相声已落后于发生了质的变化的祖国，跟不上积极投身国家建设的人民大众的思想觉悟了。于是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曲艺节目里有单弦、大鼓等，却没有相声。

百废待兴，相声还没到该“废”的程度，但需要“兴”。

感谢孙玉奎、侯宝林、常宝霆、高凤山等十一人，他们成立了北京相声改进小组。顾名思义，这个小组要对相声进行改进。

更要感谢大作家老舍，他曾创作出《龙须沟》《茶馆》《骆驼祥子》《四世同堂》等作品，十分熟悉北京的市井民俗、小人物的喜怒哀乐。

当时刚刚回国的老舍不忍看到相声的尴尬处境，更不希望这门能够博人一笑的艺术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消亡。于是，老舍毅然决然地支持北京相声改进小组，笔耕新相声，改编老相声。实话实

说，老舍曾在重庆创作并表演过相声，水平较为一般。但他的支持是督促相声人奋进的一种精神、一根支柱、一个榜样。精神是力量，支柱能擎天，榜样更是相声人学习的坐标。

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至四十年代，李德钖、张德泉、谢芮芝、高玉峰，侯宝林、郭启儒等艺人的相声已被诸多媒体称为“文明相声”。相声需要文明，有识之士如李德钖、侯宝林，为“文明”做出了努力。遗憾的是，“文明相声”在得到赞誉的同时，收获的报酬至多能混个温饱。而许多相声艺人虽然也想说“文明相声”，但技不如侯宝林等人，真“文明”了，说不定会难以养家，饥寒交迫也不足为奇。于是，荤的素的甚至洒狗血一块儿上。可偏偏有爱这口儿的，这些观众成了一些技艺水平不高的相声艺人的衣食父母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，属于文艺范畴的相声应该为人民服务。北京相声改进小组对相声的改造功不可没。全国多个城市举办的艺人讲习班等组织，也让从旧社会过来的艺人们明白了一个道理：那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根本就不够为人民服务的资格。艺人组织起来了，有了基本工资，能填饱肚子了，何必再玩荤的、伦理的、生理的眼？摒弃糟粕势在必行。

相声能博人一笑，好段子还能寓教于乐，于是“玩意儿”摇身一变成了“艺术”，优秀艺人还被戴上了“艺术家”的桂冠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孙玉奎、回婉华夫妇合说的新相声《新皇历》“打炮”，侯宝林、郭启儒、刘宝瑞等紧紧跟上，相声迅速传遍全国。接下来，侯宝林、郭启儒、刘宝瑞、马季等大大方方地走进中南海表演，原来，毛泽东、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爱听相声。

相声是艺术，可会说相声的人未必就是艺术家。如今被戴上“艺术家”帽子的相声演员实在太多了，如果凡是会说相声的都被称为“相声表演艺术家”，那无疑也是对相声艺术的玷污。历代相声艺人中都有真正的艺术家，但那些没有达到艺术家水准的艺人的

功绩也不能被否定——尽管他们说相声只是为了养家糊口，但他们壮大了相声艺人的队伍，扩充了相声这门艺术的受众群体。

相声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几乎全军覆没，哀哉！

“文革”一结束，被禁锢得喘不上气来的相声瞬间得到了释放，犹如火山爆发，把匕首投向了“四人帮”，在数以亿计的听众的笑声中，把祸国殃民的“四人帮”鞭挞得体无完肤。

此时，老演员如马三立、侯宝林等，焕发了青春；“文革”前的年轻演员如马季、赵振铎等，如日中天；新演员姜昆、冯巩等，蓬勃成长。相声舞台一派生机勃勃，春意盎然。

然而好景不长，相声又忽然受到了冷落。改革开放引进了先进的科学技术、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等，随之而来的还有观众们陌生的多种艺术形式，如摇滚音乐、流行歌曲、娱乐大片、港台电视剧等。这些舶来品不留情面地争夺着相声的受众群体，冷不丁地让相声遭受了沉重的打击。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，一些相声演员忙着走穴，竞相参演影视剧，心没放在相声上，如果相声还能继续繁荣，那才叫怪事。

每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都会安排相声节目，相声可以说是这道文化大餐的主打菜。最初的一些段子确实不错，《巧立名目》《一个推销员》《虎口遐想》等，堪称经典，但后来的作品就像坐上了滑梯，一落千丈，声讨四起。

还好，自二十世纪中后期开始，相声得以转运。天津可谓は这次转运的领航者。几位老演员看着相声滑坡，于心不忍，组织起了民营相声艺术团，把茶馆作为演出阵地。棋胜一招，这一招真绝，老观众听到了久违的一些传统段子，过瘾之余又十分感慨；年轻观众听了这些传统段子后大为惊讶：原来咱中国还有这么好的艺术！天津的茶馆相声吸引了北京、河北等地的许多观众开车前来，图的就是个乐子。此时，天上又掉下个郭德纲，掀起了更大的相声浪潮。呼

啦一下子，全国多个城市成立了相声演出团体，而且全国的一百多所大学都相继建立了相声社团，博士、硕士说相声，这状况空前，壮哉！

相声从诞生直至今日，曾受热捧，也曾受冷落，历经高潮低谷一路走来，前途如何？一言以蔽之——仍会辉煌，但任重而道远。

相声究竟打何年出现？走过怎样的道路？又有过哪些大师级的人物和逸闻趣事？谈史，理应按照年代的顺序来谈，诸君不妨翻开此书，听我慢慢道来。

第一章 铺垫

一 此处不养爷，自有养爷处

大约是清道光二十年(1840)的一天。

他头上戴着一顶破毡帽，身上穿着一件破棉袄，两只手插在棉袄袖子里，蹲在恭王府门前。陪伴他的是一只永远也不会开口的石狮子，要不然他准儿要问石狮子：他们是已经进去了，还是根本就没来？

正值寒冬腊月，又是个风雪交加的日子，呼呼的狂风刮到脸上，犹如刀割般疼痛。奇怪，大片的雪花落在他的毡帽和棉袄上，狂风却吹不走雪花，他俨然成了个雪人。身子几乎被冻僵了，身上有些哆嗦，但又不觉得，因为此时他脑子里光顾着想：难道这帮王八羔子是在骗我？

蹲在那里约莫半个时辰了，他站起来，跺了跺麻木的脚，向王府大门走去，鼓着勇气叩响了大门。

门开了，但只是一道缝儿。他从门外只能看到一只眼睛，而门里的家仆却能把他看得真真儿的，大概以为他是个要饭的，要不也不会说：“嘿！眼瞎了你，也不睁开眼瞧瞧，这是要饭的地儿吗？滚！”

他没滚，很客气地问：“请问这位爷，今儿王府不是有堂会吗？”

“哦，你是来演堂会的？呵呵……”

“是啊是啊！”他突然觉得身上不那么冷了，本来憋屈、焦躁的心情似乎也舒缓了许多。

“演堂会的好啊，可今儿没堂会！滚！滚！”

得，没说几句话，被骂了三个“滚”。此刻他不但身子冷了，心就像被冰镇了似的，冷得更厉害。他看了一眼已经关上的大门，边转身边狠狠地骂道：“姥姥！狗日的！你们敢骗爷！”

他是被骗了，还不是被一个人骗的，几乎是班子里所有的人。昨天几个人告诉他今天恭王府有堂会，要不然在这鬼天气里，不仅挨冻，还要挨骂，他干吗要来？吃饱了撑的？老婆孩子热炕头，那是什么滋味！

没错，他是被骗了，可也只能认头。他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，根本没有和骗他的人抗衡的能力，最起码也是寡不敌众！再说，他是个有自知之明，甚至可以说有思想的人。他不能不琢磨：人家干吗要骗我？班子里的人多了，为什么人家合起伙来骗我，怎么不去骗别人呢？哎！也是怨我。你受骗啊？活该！

尽管他这么想，却仍然扔了一句狠话：“此处不养爷，自有养爷处！”

他名叫张三禄，是个拆唱八角鼓艺人。

八角鼓是旗人发明的一种玩意儿。当时，八角鼓是供玩家（即票友）自娱自乐的。几个爱玩的票友沏上一壶上等的茉莉花茶，品

着香茗,这个打鼓,那个弹弦,轮番唱上几句,悠哉美哉,其乐无穷。可是旗人也有落魄、倒霉的时候,别看鼻烟照抹着,鸟笼子照拎着,架子照端着,那不过是摆摆谱罢了。家底厚实的靠吃老本儿,可也有坐吃山空的时候;底子薄的更不行了,可又不能去喝西北风。于是,有些聪明的,还得是唱得有模有样的票友就下海了。这么一来,称谓也变了,“票友”变成了“艺人”。称呼无所谓,能拿玩意儿挣钱就行。

俗话说“行行出状元”,唱八角鼓的也是如此,一些能人在八角鼓的基础上派生出了几个新玩意儿,像单弦、联珠快书、牌子曲小戏,还有拆唱八角鼓。

“拆唱”在全国各地的许多曲种里都有,是艺人对演出形式的一种拓展。具体来说,就是把段子中的唱段拆成几个人来唱,根据人物的多少,最多可以五人,弹弦伴奏的也可以掺和进来唱,十分热闹。拆唱八角鼓一般是由三个人共同进行演出,分为正、丑两个角色。“正”是唱玩意儿的,“丑”则是在“正”演唱的时候,不时地插进几句话,引得观众大笑。这几句话主要是插科打诨,针对故事中的某个人物或情节逮个漏儿,说几句逗笑的话。能把听玩意儿的人逗乐了,这也是能耐。

刊行于清嘉庆三年(1798),戴全德所著的《浔阳诗稿》中有记载:“八角鼓,武艺高,伙计三人嗓子好。做正的打鼓弹弦子,丑角是站着。家伙响动开唱,取词新鲜,嗓子脆娇。丑角斗亘堪笑,脖子打肿了。”

怎么会“脖子打肿了”?丑角老是说一大堆咸的淡的,就该被“正”打呗!当然了,“打肿了”是夸张的说法,但为什么要挨打呢?清人小说《风月梦》中说:“那右首的人(指丑角)说闲话打岔,被坐着的人(指正角)在颈项里打了多少掌,引得众人呵呵大笑,这叫作斗绠儿。”